逐梦华蓥山

□余隆海

仲春时节，华蓥山风光旖旎，宛如画卷，渠江在她西面的脚下逶迤流淌。站在四川渠县城区，朝着日出的方向远眺秀美的华蓥山，云蒸霞蔚，青绿色的茶园层层叠叠铺展上云天深处。沿溪谷迤逦徐行，春风送来阵阵清雅的茶香，令人熏然欲醉。

纵贯川渝的华蓥山系地处川东平行岭谷之西，是古宕渠人活动的核心区域。新中国诞生前夜，华蓥山游击队燃起的革命烽火照亮黎明前的黑暗，不少华蓥山起义的勇士从这里走进渣滓洞，血染歌乐山，以英骨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奠基。

山高水长出佳茗。华蓥山海拔八九百米到一千多米，云雾缭绕，雨量沛沛，茶园受雨露滋润，叶质醇厚，成茶后色青鲜洁，味浓香远。人民公社时期，山民们尝试小规模植茶建园，居然发现深山密林中有虬曲苍劲的老茶树。后来，进入新世纪前，有人投资大规模建设茶园，茶山形成规模，核心高产优质产区1000多亩。春天一到，连绵起伏的茶圃春意盎然，肥硕饱满的春茶芽头峭立枝头，嫩绿葱翠。

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六年，茶园渐渐沉寂下来了，荒草疯长，高过茶树，最后竟吞没了茶园。茶农们的身影消失了，山林复归宁静。春到华蓥，花自凋谢，百鸟郁鸣，无言的大山静谧而空凉。

沉睡的山林在等待，荒芜的茶园在期盼。

九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乡愁的召唤下，廖梓婷爬上了这片山林，放眼望去，宕渠大地风景秀丽，美不胜收，而满山的茶园却荒芜落寞。这个在新西兰学习工作十年，获得硕士学位，且收益颇丰的女孩，陷入了沉思。她记起出国前父亲廖占渠要她选择学习现代农业的忠告：民以食为先，我国人口众多，现代农业永远是朝阳产业。是否要接受这个茶园？带着这个问题，廖梓婷开始了近一年的考察学习，最后，她决定回国接手茶园再创业。2012年，在家人的鼓励支持下，在人们迷惑不解的眼神中，她接手了这片茶园，并改名为“秀岭春天”，她要让茶园秀雅美丽，与春天同在。

期盼已久的茶农乡亲惊讶地看到，这个满脸秀雅的园长还不到30岁，她会用啥办法让这片茶山妙手回春？

对没有任何农学基础的廖梓婷来说，打理这片茶园的难度大过她在海外经营两家公司。选择一项事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廖梓婷带领员工远赴日本大阪、神户以及韩国济州岛考察茶叶栽培、加工、营销，又不辞辛苦跑遍了江、浙、闽、皖等我国茶叶产地取经。为了进入川茶的“朋友圈”，还在乐山的大西南茶叶交易市场门口办起茶叶加工厂。

廖梓婷没日没夜地学习专业书籍，查阅资料，钻研土壤培育、品种引进、技术栽培、病虫防治，以及鲜叶采摘、自动化加工、产品开发等技术。到了茶园，她和员工们一道清理杂草、栽植茶苗、剪枝施肥。闲暇，她漫步在林间山道，谛听鸟啼虫鸣，仰观朗月星辰，在心中描绘茶山明天的美景。

岁月流云，皆成风景。沐浴市场风雨的廖梓婷已悄然转身，成长为从事茶种植、加工、研发、营销方面的行家里手，拥有30余项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省特聘专家。建成生态有机茶园一直是她的梦想，复合栽培，茶木共生，山泉灌溉，自创的茶叶品牌已成市场新宠。汗水和心血浇灌下，秀岭春天已建成1.2万亩优质茶园，绿水青山再变金山银山，乡亲们的荷包开始有了实在的收益，秀岭春天成华蓥山上绿色“聚宝盆”。

惊蛰过后，茶园迎来春茶采摘季，我们来到秀岭春天。茶山弥漫着温软清新的春日气息，满眼绿色的青山滋润在云雾之中，伴随缕缕茶香，在青翠欲滴的茶树丛中，人影绰绰，笑声琅琅，和着阵阵山涛。原来，身着阴丹蓝上衣的小廖正在茶圃垄间向体验采茶的游客们，讲授“采茶经”。她说，头采要讲技巧，用拇指与食指的指端，轻轻提起摘下细芽，千万不要用指甲掐……

“谁知杯中沉浮叶，片片都是心血凝。”两辆摆渡车在园区的山道上来来往往，将采茶工运送到不同地块。走进茶圃，采茶工兴致勃勃，一双双灵巧的手在嫩绿的茶叶尖上飞舞，或提，或捏，一芽芽、一片片茶叶便收入腰间的竹篓里，指间的速度正在与时间赛跑，也在同与时俱变的芽叶较劲，温暖的阳光轻抚着绿叶，微风拂过，茶韵悠悠。

秀岭春天主打的特色茶种是川小叶，这种茶外形扁平挺秀，色泽嫩绿油润，香气清新淡雅，是绿茶珍品。由川小叶品种采摘加工而成的秀岭龙芽，鲜醇爽口，回味悠长。

春茶开采仪式的锣鼓敲起来了，管弦乐演奏起来了，张扬着喜迎春归的欢快节奏，洋溢着欢庆收获的欣悦旋律。

开茶啰
爬上溜溜的坡儿哟
跨过溜溜的坎儿
我站在山顶上
一声喊呢
……
一声喊呢
那个溜溜的茶叶
堆呀嘛堆成山
溜溜的青山山连山
溜溜的茶园接云天
溜溜的采茶歌唱不断
溜溜的黄金芽采不完
……

这首由李冰雪作词、曲比阿乌演唱的开茶歌，是每年开茶仪式的主题歌曲，欢快优美的旋律，山野民歌的风味，形成一行行律动的五线谱，在新绿的山林间飘荡，在带露的茶林上跳跃。

茶山沉浸在美妙的歌声里。有人哼出了电影里学来的采茶歌：

三月鹧鸪满山游，
四月江水到处流，
采茶姑娘茶山走，
茶歌飞上白云头。
……

大家跟着唱了起来，开始还有点胆怯和犹豫，不一会儿就自然流畅起来，声音也洪亮起来，歌声此起彼伏，在春山里久久回荡。

摆渡车忙个不停，载着游客们爬上茶园，去体验采茶的快乐与情趣。同行的蒋师傅说，在秀岭春天，春季可以欣赏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的茶园，在梯田式、盘旋式的茶圃间体验采摘之趣，享受劳作之乐。夏季，这里是天然的氧吧，游客们接踵而至，消夏避暑。秋季，天清气朗，满山的落叶杉绯红一片，令人流连忘返。冬季，游人可饱览华蓥雪趣，围炉煮雪，烹茶清谈。

春阳高照，春风翻动华蓥山叠叠的绿浪，满山遍野的茶园清香弥漫，我走进秀岭春天的茶园，摘取一枚嫩绿的秀芽，放入口中咀嚼回味……

一滴水掉进大海永不干涸，一个人融入时代升华境界。我真切看见，无数年轻的逐梦人正自信地走向田野山林，走向工地厂房，走向机关学校，走进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他们逐梦的英姿，将被定格为历史，他们奔跑的汗水，将浇灌出未来。

油菜花的底气

□曹文润

三月，百花迎春、万物苏醒。

家乡达州的油菜花开了，每个有油菜花的地方，或远或近，都会吸引城里人趋之若鹜前去打卡。那几天，只要打开手机，被刷屏的一定是黄灿灿的油菜花，那些喜欢踏青赏花的人们发回的油菜花照片和视频，铺天盖地，满眼花黄灼灼，仿佛手机屏也被染上金黄。

达州的油菜花，虽不及江西婺源的油菜花那么蔚为壮观。然而，来到乡村田野，放眼望去，油菜花长在沟沟坎坎，一簇簇、一垄垄，一片连一片，漫山遍野，无处不在。明媚阳光下，黄闪闪的油菜花就像燃烧的黄色之焰，在这个季节的每个角落燎原。

金黄色，成为这个春天大自然的流行色。

每次与朋友或家人去郊外踏青，置身于那长势茁壮、迎风怒放的油菜花海，总会回想往事，追忆少年时代。

油菜这种看似寻常的普通农作物，曾是我一直努力尝试的写生主题。那时少年轻狂，沉迷于线条与色彩，我梦想成为画家。一有空就揣着干粮、背着画板去州河边或郊外乡村写生。但是，从油菜花开，到凋零结籽，整个春天过去了，画稿成叠，无一满意之作。

后来，偶尔读到色彩学，才恍然大悟。作为三原色的黄色，它既不像红色那么热烈，也不像蓝色那么宁静。黄色作为暖色调的基准色彩之一，它是所有色彩中最明亮的色彩，能给人以轻快、通透、辉煌、充满希望与活力的色彩印象，同时也有些神秘感，也是绘画时最难掌控的色彩。

再去写生，便换一种心情，换一种眼光。眼前万物，我突然觉得皆可入画。天空、山脉、大地、河流、村庄、农舍或城市、桥梁、街道、房子、小巷，等等，凡入眼之景物，皆因大气层水分、光源折射和视角距离的多种因素影响，所有景物呈现出来的都绝不会是单一的固有色，按照我的不同情绪用颜料演绎出或暖或冷的不同色调。

终于等到又一个春天来临，等到油菜花又开，我迫不及待地去了乡村，铺开画纸兴奋地捕捉油菜花的神韵。然而，我再次失手。油菜花黄，浓重而热烈。我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来表现我眼中的油菜花？用土黄则重，用中黄则深，用淡黄则浅。至今我都记得那一幕，我手里蘸着水粉颜料的画笔悬停空中，在调色盒上迟疑不决。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柠檬黄来再现油菜花。不用说，我又一次失望了。

这种巨大的挫败感折磨着我，成了我学习绘画路上的绊脚石，留下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后来写生，我下意识地开始逃避油菜花，无法面对它，不敢轻易地触碰画笔。油菜花再也激不起我半点热情。

多年以来，油菜花这种十字花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无端地对我疏离与冷落，我成了它的手下败将。在我浅薄的认知世界里，我曾固执地认为，这种缺少姿色、缺少美感和观赏性、看上去甚至有点俗气的农作物，它贵不如牡丹，美不如梅花，香不如玫瑰，艳不如桃花，雅不如兰花，素不如李花。尽管油菜能榨出菜籽油供人们炒菜食用。

只是，我完全没想到，今年三月我与朋友相约踏青，走进大巴山腹地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与油菜花再次邂逅。特别是参观了作为村子历史遗迹而特地保留下来的土法榨油房后，改变了我对油菜花的看法。

油菜，别名芸薹，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从油菜籽中榨取的油，是重要的食用油来源之一，含有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E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中国是油菜起源地之一，对植物油的食用可追溯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比较普遍了。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种芥子及蜀芥、芸薹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泽时种，旱则畦种水浇，五月熟而收子。”其中提到的芸薹子油，即今菜籽油，达州人俗称青油。听完介绍，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从小吃的一日三餐，用来炒菜的菜籽油还有这么悠久的历史。难怪清朝乾隆皇帝还为菜籽油特意吟诗一首《菜花》：“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

踏青途中，金黄色油菜花让我几次停下脚步，伫足观赏。我甚至摘下三两株，放入挎包，让它伴我一路芳香。我还发现那围着花蕊生长的四片花瓣，极为精致，细细的纹路，犹如技艺高超的工匠精雕细琢而成的，格外生动；嫩黄的花蕊低着头凑在一块，犹似几位闺蜜在低声说着悄悄话。一只采花粉的蜜蜂嗡嗡飞来，她们又呼地散开，在春风中摇晃着羞涩俏脸，浅唱低吟。

看上去平凡而普通的油菜花，虽然未入列高雅精致的观赏花卉谱系，但它并非只为花期而生，拥有与生俱来的自身价值与使命。金灿灿的油菜花根须深植大地，不择土壤的肥沃与贫瘠，顽强生长，随遇而安。虽花期短暂，却也轰轰烈烈。

油菜花茎绿花黄、植株笔直、根茎坚韧、长势挺拔；它种于冬天，历经霜雪，花开二月，五月结籽；花可赏，苔可食，籽榨油，香飘人间，却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争艳斗芳，更不孤芳自赏，它永远底气十足，始终以淳朴和耿直、粗犷和豪放的姿态，奉献精彩一生，无怨无悔！

我想，油菜花也可以有属于它的花语，如果让我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这两个词：淳朴与奉献。因为这正是从夺取脱贫致富伟大战役后致力于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农民身上所看见的品质与底气。

巴风賨韵 水墨达州
达州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协办

《紫气东来》 侯典斌 摄于宣汉县香炉山

舌尖上的清明

□山溪

当每年春分节气一过，离清明节的时间也就越来越近了。淅沥的春雨，灿烂的春阳，和煦的春风，滋润着山川、河流。山绿了，水满了，天也变得更蓝，路旁沟壑山凹间的花草也蓬蓬生长了起来。万绿丛中，一簇簇清明菜迎风飘舞，灰白色的叶子，黄色的花朵，点缀着乡村四月春色。

俗话说，清明不吃粑，生疮生到脚指丫。实际上，清明菜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外用可治疗溃疡和创伤，内服有降血压、清肺润肠、止咳化痰、祛风湿的作用。当阴云笼罩山峦，春雨霏霏而下，漫山遍野的草叶带露之时，树上的花瓣开始飘落，纷纷扬扬，在半空打着旋儿，零落成泥前也要把花香留给大地，用生命的本真，给这个特别的日子披上肃穆庄重的色彩。

清明草，又名鼠曲草，川东一带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清明菜”。在清明节到来的前几天，人们纷纷到山坡野地去采摘清明菜，拿回家与麦面或米面相拌和，或用蒸笼蒸成糕，或用铁锅炕成粑。然后，带上清明粑，提着香蜡纸烛祭品，到逝去的亲人坟前虔诚祭拜，末了在坟头插上祭祀的花笺，献上一盘清明粑，遥寄哀思。

清明菜属野生植物，它散布在路边和沟梁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困难，可算是一份难得的野菜。为此，清明节的前几天，细心的母亲会利用上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间隙，一路上采摘清明菜。清明节这天，母亲生火洗锅，把筹集起来的清明菜，掐去根须和黄叶，放在清水里反复淘洗干净，拌着米面、麦面、菜油、盐巴，制作成食品，让一家人饱饱地吃上一顿，那种味道，至今想起仍让我难忘。

记忆里，母亲在用清明菜炕清明粑前，会先把清明菜洗尽后用刀切成节，在瓦钵内倒入适量的麦子面，加水加食用盐调和成面泥，把铁锅烧热，倒上菜籽油，用铁铲将菜油均匀地铺满锅体，然后，用喝汤的小瓢羹把麦面糊舀入铁锅内。一般不大不小的铁锅，一次性可舀十多瓢羹。待麦面泥挨锅底的一面烤熟后，用铁铲把面泥一个一个地翻过来，轻轻地按压成很薄的饼，以文火烧锅，铁铲反复翻动面粑，不久就可以出锅食用了。

不得不说，用清明菜炕出来的麦面粑，吃起来香糯绵口，颜色绿里透黄，口感吊人胃口，色泽勾人食欲。炕清明粑一般都用柴火才能掌控火的大小，做到猛火烧油、文火炕粑。对于这一点，母亲拿捏得非常到位，炕出来的清明粑特别好吃。

用清明菜做粑，母亲还有一招，那就是清蒸。将清明菜在开水锅里焯水，然后用篾笊篱将水沥干，用刀切细成末，放入清水中浸泡半小时，再沥起来用手挤干水分，拌上糯米粉和面粉搅拌均匀，加入少许的食盐做成圆筒状，放进蒸笼里加火蒸熟。如果吃甜食就加白糖，无论是加食盐或加白糖，蒸出来的清明粑都不错。

曾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母亲因忙于集体生产，忘了做清明粑的事。当我放学回家，见锅里碗里都是平常吃的饭菜，少了清明节这天的主食，又见同院的小孩都手拿清明粑香喷喷地吃着，我心里感觉不是滋味，便放下碗筷不吃饭，使起性子来。母亲好说歹说我不听，气得从没打过人的母亲，从柴禾堆里抽出一根柏树棍，狠狠地抽打了我几下。那天中午，母亲连饭都没吃，就背着背篼、拿着锄头上坡去了。

当晚夜饭时，母亲从灶屋里端出一笊篱清明粑，叫着我的名字说道，你吃吧，中午没吃成，晚饭给你补起。而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抓起桌上的清明粑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事后，父亲告诉我，因为中午没让我吃上清明粑，母亲耿耿于怀，她放弃出工休息时间，四处找寻清明菜，收工回家后拿出麦子，架起磨搭钩推磨磨面，才赶上晚饭这个点。听了父亲的话，当时的我一点反应也没有，认为清明节吃清明粑理所当然。直到事隔经年后，只要一想起那年吃清明粑的事，我就会感到深深的自责，虽然那时少不更事，但仍感觉对不起母亲。

那些年，清明节吃清明粑，成了雷打不动的习俗，并一直伴随着我从童年走到中年，直到十二年前母亲因病离我而去。从那以后，每当清明节来临，看见田边地角生长的清明菜，我就会想起吃清明粑，就会想起我的母亲来，浓浓母爱在脑海中闪现，瞬间已泪眼朦胧。

通川新风（组诗）

□符纯荣

红色梓桐

这些年来，我偶尔会经过这里——
小渔河，两河口，凑米山……

被我经过的小地名，借助故事的精彩
藏下岁月的苦，放出生活的甜

垒城山上：堑壕深深，弹痕密集
石头垒砌的射击孔，仍保持战斗姿势

垒城山下，弓腰驼背那位老人
本是存在的见证，负载着众多记忆

正如周家河娓娓地述说，石桥上
走过穷人的队伍，红旗擦亮迷雾的早晨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
——风雨过后，苍生亦如凤凰涅槃

至于我未去过的地方，比如金华寨陵园
战士需要安息，暂时不宜搅扰

千口茶场

千口岭：一千座山岭，并肩，挽手
——多么温情，多么美

一定有古老传说，将精彩岁月藏匿
等待着讲古人的啜茶开卷

月芽在山中生长。日子在壶中煎熬
相同的古意和芬芳，历久弥新

我曾多次扶着晨光，登上山顶
只为采撷一滴新露，点亮内心的杯盏

一叶茶的情意，洗心润肺。浓雾中
意蕴缱绻的一声轻唤，也在落地生根

早春已至。夜色据守的群峰
鸟鸣放大寂寥，针叶拓开无限

离穹隆最近处，借势萌发的那朵月芽
是站起来的第一千零一座山岭

诗乡北山

有人在作诗、吟诵——教室，广场
抑或院落里、田野中……

高山起伏，有相同的节律和音阶
沟谷胸怀远方，同样深幽而隽永

山之北，水之北。阳光植入泥土
披星戴月的日子，长出汗湿的辉光

短暂休憩的间隙，那位老农抽身出来
吞吐几行诗句，为春耕助一把力

校园里，书声琅琅。花朵般的吟咏
遍地盛开，把春天装点得绚烂

我们有过交际，也丢失过交际的理由
现在，我愿意加入他们的队列

——天空如此明净、阔达
诗歌在呼吸中自由闪烁，如此美好